玉函山房輯佚書

附

補編

經編易類

周官禮類

儀禮類

喪服世行要記一卷　晉王逡之

通禮類

禮論難一卷　晉范宣

逆降義一卷　宋顏延之

明堂制度論一卷　後魏李謐

梁氏三禮圖一卷　梁正

張氏三禮圖一卷　唐張鎰

春秋類

春秋例統一卷　唐啖助

國語章句一卷 後漢鄭衆

春秋外傳國語解詁二卷 後漢賈逵

周易劉氏注北魏劉昞撰魏書本傳云昞字延明敦煌人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署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注周易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築陸沉館於西苑躬往禮焉號元處先生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學焉世祖平涼州拜樂平王從事中郎然則其人蓋北方之彥以著作名世者史於注易不言卷數隋唐志皆不著錄幸於陸德明釋文得其一節斷珪殘璧少而益珍與盧氏注考爲景裕撰

者此次以存北學䏭易注外尚有敦煌實錄二十卷今亦佚別爲蒐輯入雜傳焉歷城馬國翰竹吾所

周易劉氏注

北魏 劉昞 撰

周易下經

豐

雖鈞无咎 陸德明釋文雖旬如字均也王肅尚純反或音脣荀作均劉昞作鈞

周官禮異同評一卷晉陳邵撰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官至燕王師給事中晉書儒林有傳傳稱撰周禮評甚有條貫隋志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晉司空長史陳邵撰唐志云傳元周官論評十二卷陳邵駁蓋一書也今佚惟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載序一首附錄本傳爲卷攷叢迪跋賈公彥疏云公彥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疏爲之按疏於康成引杜子春二鄭之說必明其從違之義當是採取評語由此參觀猶可得陳書之大凡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周官禮異同評

晉 陳邵 撰

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是也鄭元亦依盧馬之本爲注焉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引陳邵周禮論序

附錄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為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邵淸貞潔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藝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為給事中卒於官晉書儒林傳

周氏喪服注一卷宋周續之撰續之有毛詩注已著錄南史本傳云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其注喪服隋唐志皆不著錄朱氏經義考據釋文列於雷次宗畧注喪服經傳下不詳卷數書佚已久通典引三節問答喪服文似禮論不知於經當何屬姑依所引次第錄之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宋　周續之　撰

禮已雖小功可以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杜佑通典卷六十何承天引

或問曰斬縗終三年乎答曰不也卒哭而服蔴縗又問若不終三年則服卒何故云暨三年又云三年之喪若斬則是括情理之極所謂致喪者也焉得卒哭而奪情答曰但尋名教者宜求其本本正則條目自明聖王雖總企及俯就以爲之制要以滅性爲深憂

嫏嬛館補校

是以節哀順變毋受以輕也

孟氏問曰嗣子今爲孟使君持重光祿喪庭便無服主位於禮云何續之答禮無曉然之文然意謂嗣子宜兼持重正位之喪豈又闕三年正主耶又問曰若嗣子兼持重者光祿喪次親有廬耶答曰禮之倚廬在東牆下蓋是寢苫枕由之處非接賓位也謂寢息之所宜在親之殯宮於光祿喪庭若賓客饋奠凡有是事然後之喪所已則還廬次然今代皆以廬爲接賓之位位則二處從禮之變亦宜兩設耶又問葬奠

之何先何後答曰禮云父母之喪偕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其葬服斬衰以例而推先禰葬及奠虞皆宜先於情則祖輕於禰則義重通典卷九十

十七

喪服世行要記一卷南齊王逡之撰逡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官至光祿大夫加侍中事蹟具南齊書文學列傳傳稱王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隋志有喪服世行要記十卷齊光祿大夫王逸撰舊唐書逸作逡之與南齊書合則作逸者傳寫誤也其書佚南齊禮志載其與王儉問答一篇採錄與儉集記排次禮志稱王逡服之字誤逡爲逸有由然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喪服世行要記

南齊 王逡之 撰

皇太子穆妃服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逡問左僕射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閏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閏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爲祥廬堊相問立素雜㮤未審嘗有此疑不儉曰送往有已復生有節冈極非服制所申祥禰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

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情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式記已嘗言之遂還之人自有爲而來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滿年亦宜必待乃除衰絰承服以窮生吉彌長絕於宗廟斯不可矣荀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則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遲

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朞而毀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是欲在遠乎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關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忌辰變除見弟亦宜相就爲情而不對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然後奏御司徒褚淵等二十人並同儉

議爲允請以爲永制詔可南齊書
禮志

禮論難一卷晉范宣撰宣有禮記音已著錄晉書儒林宣本傳云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隋唐志皆不載原書久佚茲從禮記正義晉志通典輯得二十篇據經準理不詭於正博士段暢中杜元凱短喪之議反復駁難尤有關於世教史稱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為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以此稱與武子禮答問並觀可擬於漢先鄭後鄭云歷城

馬國翰竹吾甫

禮論難

晉 范宣 撰

簡文爲撫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宜兄子問此禮答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依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則祭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宜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 晉書禮志上

雜記云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宜以母喪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以母之既練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餘則否雜記

雜記上孔穎達正義引聖證論范宣子之意庾氏名蔚云聖證論疑禮論之誤

雜記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於殤鄭注云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諸本或誤云大功親之下殤案下殤者傳寫之誤非鄭義也雜記雜記上正義引范宣子庾蔚等云

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有二義一者生存

爲在二者旁側爲在此云毋在謂母之側爲妻不杖

故問喪云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鄭云父在

不杖謂爲母按爲母則側杖而云父在不杖謂爲母

是父在謂在側之在若論語云君在踧踖如也同上引范

冠子

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子於己爲無服也

以己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爲子娶婦近於歡事也

故於冠子則可取婦則不可矣己有緦服之喪於祭

亦廢婚亦不通矣況小功乎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

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人之願也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妾緦而叔向稱在衰絰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婚姻之道也而致本敬始之義行於婚禮見之矣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而下章云己雖小功卒哭可冠取妻也二文誠為相發尋此言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同上

毀主欲別立廟宇方之塋埋杜佑通典卷四十八許敬宗奏引博士范宣云主二字據補

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通典卷五十三

舜有拂卯無磔雞及魏明帝大儺禮祭儀雞特磔釁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卯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通典卷五十五

殷洛問曰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請解其義答曰其士大夫之嫡者言上二宗唯施公子之身王諸公子有子孫各祖公子以爲別子各宗其嫡子

以爲大宗代代相承然後乃成別子之後不遷之宗也所以舉其士大夫之嫡者明公子之子孫不復宗公子之宗又嫌庶宗昆弟之子猶復爲小宗故特舉嫡以曉之也凡昆弟及庶昆弟所謂庶宗大宗正論其一代之嫡庶耳至於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嫡也公子之宗道言公子之宗道成故重釋也通典卷七十三

殷浩問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請解之答曰有小宗而無大

宗者謂君之諸弟同庶者君命庶長為衆庶之宗則名小宗則服大功九月者是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謂君有同母弟命以為宗則舉庶昆弟宗之則名大宗服齊線九月者是也昆弟旣親又是庶中之正者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謂公子唯己而已則上不敢宗君下無昆弟宗己者是也公子有宗道者禮諸侯於非正嫡一無所服則舉昆弟亦不敢相服則無相統領無相統領則不可不立宗立宗然後有服耳故云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者君也此立宗君命所

制嫌自村推故又舉公以明之也爲其士大夫之庶
宗者此猶說庶宗者嫌上總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
爲混故復指解小宗之義則大宗自然了也所以統
大夫庶宗者諸侯庶昆弟有爲大夫也所以正舉大
夫者所宗庶長或可爲士嫌大夫位尊不相宗故云
爲大夫之庶宗以斷疑也同上
尚書段暢重申杜元凱議曰尚書毋逸云高宗亮陰
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惟鄭元獨以諒闇爲
凶廬今據諸儒爲正明高宗既卒哭即位之後除縗

庶躬行信默聽於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創位以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故杜議云天子居喪齊斬之情非杖絰帶當其遂服祥而除服諒闇以終三年也國語楚語及論語禮記坊記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唯尚書大傳以亮闇為凶廬盡東海伏生所說鄭元之所依博而考之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唯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代俗皆謂大祥後禫時為諒闇漢記稱和熹鄧皇后居母喪縞素不食肉亦曰諒闇此乃古今之通言信默者為得之也范

宣曰知諒闇爲凶廬者按禮葬後柱楣楣則翣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爲義暢曰昔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明年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此天子卒哭除喪之證也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除服證也范宣雖以禮葬後飲食之服皆有降殺君臣之稱安得不異暢曰春秋文八年秋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范宣曰禮既葬王政入於國卽君名有漸非一朝頓除除服之義多引益惑耳暢引魯王崩夫

再周忠王享晉號失禮以名位不同不識喪享而識公侯何禮又享有籩豆之薦聘則陳幣太廟授玉兩楹此則樂不樂食旨不甘除服讌也范宣曰朝聘之禮國有喪皆有撤損不與平同也周禮掌客職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是明主人設饗是儀有等級之品客受芻稍循情之事是以往往有享文耳且或有急尊王室戎有安衛社稷事出無方歸於時宜事訖反服於禮何傷於悴嚌示儀而以爲食甘亦其時矣蜡引春秋傳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

候肸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以爲王喪再周少五月而猶事文武明王爲卒哭除喪卽位而祭廟矣所謂烝嘗禘於廟也宜曰夫祭祀之禮有正有變所以然者或時有所施不必一也禱類禡豈一道乎武王出祔以燎豈是常郊耶天地猶然況宗廟乎禮不墓祭而尚祭乎畢又不於宗廟而祀在坶室坶音牧鄭元云牧野之室且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而周公請命告于大王以下而三壇同墠此豈非變禮乎當襄王之前逼于王子帶不敢發喪潛使告于齊常有憂懼之色故或爲

稚禮於文武告請之祀非其皆與故云有事于文武而不稱禘禘于宗廟也能究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耳 通典卷八十一

爵蔣問嫡孫亡無後次子之後可得傳祖重不答曰禮爲祖後者三年不言嫡庶則通之矣無後猶取繼況兒有孫而不承之耶庶孫之異於嫡者但父不爲之三年祖不爲之周而孫服父祖不得殊也 通典卷八十八

有問曰人有二兒大兒無子小兒有子疑於傳重答小兒之子應服三年 同上何承天引

成康末殷泉淵問天子諸侯臣致仕服有同異答云夫禮制殘缺天子之典多不全具唯國君之禮往往有之臣之致仕則爲舊君齊縗三月天子之臣則亦然矣天子之與國君雖名號差異至于臣子奉之與主者無殊矣何以明之公羊傳曰以諸侯踰年稱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稱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比例如此則臣服之制同矣通典卷八十九

鍾陵胡濟所生母喪自嫡先兄承統而嫡母存疑不

制三作問范宣答曰按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春秋傳曰大夫有側室士有二宗皆斯之謂是以庶子有母之喪自居其室而遂其情經載稟命為慈母猶且三年況親所生乎嫡母雖貴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而屈降支子也

通典卷九十四

夫繼母之所以出者非身有穢釁則必犯逆於父是以致此斥黜恩不生己義絕於父非恩非義何以得服河內從事史庶遺議曰夫禮緣人情而為之制雖

以義督親然實以恩斷按繼母如母謂其在父之室事之猶母見育猶子故同之所生齊縗下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此明父在繼母出則不服矣繼母出自他族與己無名徒以配父有母之尊親撫養己故亦喪之如母及其出也旣不終養育之恩又棄爲母之名若不從而見育則不服亦宜矣同上

甯孝清問曰爲祖母持重旣葬而母亡服制云何州閉門更立職不言稱孤孫爲稱孤子范宣曰按禮應服後喪之服承嫡居諸父之上一身爲兩喪之主無

緣更別開門立廬以失居正之義至祖母練日則變除居還家事葬反後喪之服禮無書疏稱孤孫孤子之文今代行之合於人情稱孤孫存傳重之目宜卒祖訖服然後稱孤子通典卷九十七

斬縗既葬布同於齊縗既練則同大功大祥之後略如緦麻禮之次序也通典卷一百二

父母墓毀服議范宣曰禮不見在遠直聞墓發制唯經見改葬緦此施臣子妻是承嫡者當依此禮非嫡有降但三日哭從祖一日哭可也同上

證二鄭論史記及孔安國說皆爲實錄未生以前不可以逆責夫子也既長謂墓因以識其外矣但不去其内義無强請然耐葬宜詳是以問焉記但言不知其墓非都不知也所以不應者欲言非禮則弟子有忘敬之情欲言是禮則墓不須防而固然言及宅兆是以流涕耳防亦防虞此訪地名猶傳言文公之文也無衛非無康叔之國也 通典卷一百三

逆降義一卷宋顏延之撰延之字延年瑯邪人官至
特進光祿大夫事蹟具宋書本傳書名逆降義者蓋
明禮制升降之義七錄三卷隋志云亡唐志不著錄
今佚無稱述者唯杜佑通典引顏延之問答一節辨
姪甥之名義亦關禮服當是此書佚文據錄以補其
佚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逆降義

宋　顔延之　撰

或問曰甥姪亦可施於伯叔從母耶答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姓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姑舅耳何者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甥然則謂吾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

杜佑通典
之子卷六十八

七十九卷二十四

明堂制度論一卷後魏李謐撰謐字永和趙郡平棘人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賜謚貞靜處士事蹟見北史本傳此論之作以考工記大戴禮盛德言明堂之制不同乃參用禮記月令玉藻明堂三篇推理據情極辨鄭元注五室蔡邕說九室之非折衷精當本傳載其全篇茲據輯錄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上書稱其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有十二卷其書不傳即此一班猶想見絶世之心焉歷城馬國

翰竹吾甫

明堂制度論

後魏 李謐 撰

余謂論事辯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况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

虛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外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

遂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辨義以求其眞貴合雅變不苟偏信勿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

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毁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右左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

其遺像耳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旣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聚圖案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戸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闇也合周禮與玉藻旣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

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刱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淺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

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畏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元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元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由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

牖曰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元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不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餘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

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戸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戸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

戶外復加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
四旁兩夾窗若為三尺之戶二尺窗窗戶之間裁盈
一尺繩樞甕牖之宅蓽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
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
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
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
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元注曰設斧於戶牖
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
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門此之叵通不

待智者蔽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

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夾房而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

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此匪直不合與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為戴氏闕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為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誠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

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撥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北史李謐傳

梁氏三禮圖一卷梁正撰正不詳何人崇文總目三禮圖九卷梁正撰張昭曰四部書目有三禮圖十三卷題曰梁氏鄭氏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鄭梁氏集前圖記更加詳議今其書佚唯聶崇義三禮圖引之往往與阮諶同稱則梁圖因阮圖而修之一家之學也聶氏稱舊圖已採入阮鄭圖中不復更錄云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梁氏三禮圖

梁正　撰

皮弁

皮縫十二聶崇義三禮圖卷一引梁正張鎰

童子之服聶圖卷三梁正修阮鄭等圖以童子之服繫冕弁之末

太古冠

師說不同今傳疏二冠之象又下有進賢皆云古之緇布冠之遺象聶圖卷三

笄

士以骨大夫以象同上引梁氏阮氏圖

匴

匴形方聶圖舊圖畫而圜梁正改而方

委貌聶圖梁正阮氏之本而圜委貌與前三法形制又殊

章甫

章甫亦名冔同上

笙

竊疑古之竽笙與今世竽笙不同聶圖卷五

拆

旒首爲金龍頭聶圖卷九引阮氏梁正等圖

蒼璧

禮天圭璧皆長九寸聶圖卷二十引鄭元阮諶梁正等圖

璋瓚

三璋之勺鼻爲狎犬之首其柄則畫爲雞尾皆不盈寸聶圖卷十二引阮氏梁正

柶

柶長尺櫃博二寸聶圖卷十三引舊圖柶長尺櫃博二寸注云本又作二寸又云案梁阮二氏不辨醴柶二柶唯云柶則所引博三寸阮氏舊圖本又作二寸者梁氏圖也疏補

匜

匜受一斗流長六寸漆赤中諸侯以象飾天子以黃
金飾皆畫赤雲氣 聶圖卷十三引梁正張鎰修阮氏等圖

登

登盛湆以瓦爲之受斗二升口徑尺二寸足徑八寸
高二尺四寸小身有蓋似豆狀 同上引梁正阮氏圖

象尊

畫象飾尊 聶圖卷十四引梁正阮氏

爵

翿尾長六寸博二寸傳翼方足漆赤中畫赤雲氣上同

引梁正
阮氏圖

桁

桁制若今之几狹而長以承藏具禮圖卷十八引
阮氏梁正等圖

張氏三禮圖一卷唐張鎰撰鎰字季權一字公度蘇州人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鳳翔隴右節度使新舊唐書皆有傳傳稱大歷五年除濠州刺史爲政淸淨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撰三禮圖九卷唐藝文志著錄卷同今圖佚宋聶崇義三禮圖序謂博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以聶圖所引考之止有鄭元阮諶梁正張鎰四家書中稱述皆稱舊圖其有不同者則舉姓名以論列之故凡舊圖皆采入鄭阮圖中其顯標張氏者別列一家是非折衷則固有聶圖

在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張氏三禮圖

唐 張鎰 撰

皮弁

弁縫十二 聶崇義三禮圖卷一引梁正張鎰

元端

天子齊元衣元冠元裳黑韠素帶朱緑終韠佩白玉黑舄赤絇繶純諸侯唯佩山元玉爲別燕居朱裳朱韠赤舄黑絇繶純卿大夫素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大夫巳上朝夕服之唯士夕服

嫏嬛館補校

之夕者若今晡上祀事耳聶圖卷一

上公袞冕

其服元衣纁裳朱韍素帶朱綠終俾佩山元玉朱組綬赤舄黑絇繶純其方伯及王之子弟出封侯伯皆得服之朝王助祭焉

絺冕

天子孤及卿皆六命則同絺冕之服三章小章則畫六上公及王之三公二王之後二伯九州之牧侯伯王之同姓封爲侯伯者服之以助王祭社稷同

爵弁

爵弁聶圖舊弁三張鎰退於韋弁之下

緇衣元衣

緇元二服素韠素帶朱綠終裨佩山元玉白舄青絇

總純天子之卿服以從燕諸侯諸侯之孤卿大夫服

以朝君聶圖卷一

童子服

緇布冠聶圖卷三張鎰圖以童子服連緇布冠下素成冉冕收以通天遠遊已下

大古冠

七十九卷三十九

舊圖有此三象其本狀及制之大小未聞聶圖卷二

委貌

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冠亦此

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同上

皮樹中

皮樹人面獸形今文樹作豎聶圖卷八

豐

鄉射記云司射適堂西命弟子升設豐注云設以承其

豐侔制象豆而卑鄭注鄉射與燕禮義同聶圖卷十二

匜

匜受一斗流長六寸漆赤中諸侯以象飾天子以黃金飾皆畫赤雲氣𢑴圖卷十三引梁正張鎰修阮氏等圖

蓋

阮氏圖云瓦爲之受五斗赤雲氣畫山文大中身兌平底有蓋𢑴圖卷十四引張鎰云

春秋例統

唐 啖助 撰

隱公

幽厲雖衰雅未改風迹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弊革禮之失白孔六帖卷八十八

國語章句

後漢　鄭衆　撰

周語中

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常棣穆公所作韋昭國語解引鄭賈

鄭伯南也

南謂子男鄭今之新鄭新定之於王城爲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於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韋昭解

周語下

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昊天天大號也二后文武也康安也言昊天有所成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已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韋昭解云賈鄭唐說皆然詩周頌昊天有成命正義引作謂文武修已自勤云云

魯語下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

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韋昭解

楚語上

若易中下楚必歆之

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illegible]解